

秦风文丛
QIN FENG WEN CONG

无定河的女儿

杨焕亭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杨焕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在国内报刊发表作品300多万字，著有文化散文集《海的梦幻》、《月影人影》、《烛影墨影》、《山月照我》，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合著）、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与雷国胜合著）、长篇小说《往事如歌》，作品入选《百年陕西文艺经典》、《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不屈的国魂》、《汶川！五月的震颤之诗》、《国殇·民魂》等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定河的女儿 / 杨焕亭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513-0090-2

I. ①无…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460 号

- 书 名 无定河的女儿
作 者 杨焕亭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党静媛
封面设计 康粉绸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兴平市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 / 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90-2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3100 电话: 029-38821721

文学！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回归与创新（代序）

如果一个作家或者评论家不是生活在时代漩涡的边缘，如果我们在精神层面没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如果我们对生活还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激情，如果我们不是将自己的眼睛仅仅盯在自己作品的狭小空间，那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在经历了 30 多年各种文学思潮的涨落之后，在我们曾经视为“前卫”和“先锋”的许多作品或者批评观点不断地被实践检验，并且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重新审视的时候，文学，正在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都对文艺创作中理想主义的枯竭，现实主义的落寞表示了深沉的忧虑，从而再度呼唤对现实主义的敬畏，再度地对“文学理想和审美表达”这个命题表现了浓郁的兴趣。这标志着，文学在度过了它新时期以来空前思想解放，空前繁荣而又充满了骚动喧嚣、眼花缭乱的矛盾进程之后，正在寻求和酝酿着它新的螺旋式提升和成熟，回归与创新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严峻的现实的课题。

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不只因为它总是同现实世界保持着气息的相通，创造着新的话语书写和多元的理论流派，更在于它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超越各个子流派的共性的理论认知。这就是在文本与时代的关系上，都主张以艺术的真实去反映生活的真实。巴尔扎克说：“文学的真实在于选取事实和性格，并且把它们这样描绘出来，使每个人看了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都主张“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从黑格尔到恩格斯，都把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作为艺术的核心，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机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

品”，“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在文学典型与环境的关系上，都主张从历史性维度去展现社会对主人公命运的影响。卢卡契说：艺术“不存在他们独立的，内在的，完全由它们自己内部辩证法产生的历史，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为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行程所决定。”尽管岁月已经推进到了 21 世纪，尽管现实主义文学的激流在它奔涌的激流中不断有意象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径流汇入，然而，正因为这些基本的支点，它所打造的文学经典始终以灼目的光彩烛照着人们的灵魂。回顾一下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解读上出现过这些或者那样的认识误区，然而，从鲁迅的《阿 Q 正传》到茅盾的《子夜》；从巴金的《家》《春》《秋》到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从《红日》《红岩》《红旗谱》到《创业史》；从《人生》《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这些具有民族气魄的文学经典毫无疑问地印证了现实主义在这个东方大国的魅力。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地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也不管各种文学思潮怎样地潮涨潮落，它的只有高度真实的作品“才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马克思语）的美学追求，始终是与“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自觉的“同向性”。

由此可见，重新唤起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敬畏和激情，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个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和民族，也无论是对于构建一种新的、活跃的、民主和宽松的文学创作氛围，还是对于作家坚持“人类灵魂工程师”所应该具有的责任、使命和良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文学理想主义关注的历史，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而是从文学成为人类独立的“精神活动”那时起，就是它的核心价值，

是由人的类特征决定的人的本质存在方式，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所伴随的艺术映像。

文学应该承载“大爱”和“大我”，凝聚民族的灵魂。鲁迅说：“文学总根于爱，换一句话说，文学总根于希望。它要给人以温暖。”然而，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这里所谓的活动，乃是指人对于审美对象的创造；这里所谓的享受，就是人要透过对象去观照人的生存的意义。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大爱”精神和“大我”情怀不仅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且成为推动人类文明的重要动力。它当然不排除生命个体对于自身生命、情感的珍视和对小我的关注。然而，舍去了这个核心价值，一味地去膨胀和讴歌人的动物性的“欲望”，甚至认为“恶”应该是审美的光点；从而把文学创作极端地“个人化”，而对于人类的疾苦和民族生存熟视无睹，那么，文学的存在对于人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当然也不是要文学去粉饰太平，文过饰非。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女孩”，之所以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正在于“她”手中的火苗寄托了人类在生存的暗夜里对光明的向往和憧憬。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把自己化为一支寻找光明的烛火。我们同样从当代作家肖勤的《暖》中，读出了这种希望和温暖。当女主人公小等在父爱和母爱失缺的秋夜，贴着她的男老师宽阔的脊梁入梦时，这个世界对于她该是多么的阳光；而当她在风雪弥漫的冬夜扑向那条唯一使她能够听到远在异乡打工的父母声音，试图用身体接通断了的电话线时，她羸弱的体内燃烧的希望之光，无论如何都是震撼人心的。对于文学的“大爱”精神和“大我”情怀，一切有良知的文学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始，胡适就提出：“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精神，也必须负起重大的

责任”。台湾当代著名诗人余光中说：“大我的乡愁，则往往兼及历史、民族、文化，深长的多，也丰富得多。”

文学应该彰显崇高与美，讴歌民族的英雄主义。在一些作家眼里，美与崇高似乎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而审丑倒成为一种光怪陆离的时尚。然而，在中外文学史上，它从来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是人的高度精神自由的表现。席勒说：“美是自由的表现……是我们作为人在自然本身中所享受的自由的……我们面对崇高，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真正崇高的东西不在自然界，而在人本身。”它之所以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自由，正在于其摆脱了“物欲”的羁绊，摆脱了“粗鄙”的惰性，从而将个体生命融合于人类的生存，民族的命运，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超越。这种超越，往往可以使人的精神世界升华为一种统一的“神性”和“大我”的人性，构筑起美与崇高的瑰丽殿堂。

美与崇高是整个人类的价值追求。美国当代评论家利奥塔就指出：“崇高也许是构成现代性特征的艺术模式。”它不仅从古往今来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中铸造了人类的精神品格，即使在悲剧中也以人物动天地泣鬼神的命运历程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正如尼采所说，在悲剧中，“英雄亦即意志的最高体现被消灭了，而意志的永恒生命却仍然没有受到影响，悲剧大声疾呼着，‘我们相信生命是永恒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正是文学气势恢宏的感性书写，塑造起一个个美与崇高的艺术群像，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步履沧桑而又坚定执着的英雄主义画卷。不可设想，一个美与崇高落寞，一个英雄缺位的民族会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这绝不意味着要回到“高、大、全”的范式去。文学理想主义光照下的美与崇高是人性的有机构成，是有着黑格尔所说的“性格的丰富性”

“性格的明确性”、“性格的坚定性”矛盾而又协调的“人”的存在。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

文学应该成为人们构建理想世界的精神导引。审美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然而，审美的本质是什么呢？审美对于人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黑格尔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这就是说，使人的精神和思想获得解放，是审美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而从审美对象身上意识到“人”的本质力量，意识到“人就是世界本身”，是焕发人的理想主义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它使人从对象身上观照到人性的立体和多面，从而唤起真善美的人性自觉；它不断地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使人通过对艺术形象的解读找到通往未来世界的价值坐标；它启示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从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的和谐中创造新的生活。这也正是文学经典对于人类文明不朽的原因所在。人们从这些作品中领受到的不仅仅是“高耸入云的新的人的纪念碑”式的伟岸，更在于信仰的光明，现实的绚烂和未来的希望。当下十分引人注目的“红色经典”热，甚至在某种氛围中的“怀旧”情绪，都是对文学理想力量的最好印证和诠释。实践一再证明，作家不但面临写什么的选择，更面临着怎么写的严峻课题。

文学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回归，并不是一个“环之无端”的循环过程，而是与文学创新相伴随的以占据时代制高点为特征的新的攀升。

首先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创新。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其运动形态上是变动不居的，必须接受当前文化的浸润；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在与各种文学思潮的碰撞中才能不断赋予自己新的内涵。而作为一种审美表达，文学作品对于理想主义的描述方式

也与过去的“集中展示理想主义的光芒”的“革命现实主义”有所不同。理想是绚烂的，信仰是崇高的，然而，人的理想世界和信仰坐标的确立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狂想”，而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对于对象的审美和观照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曲折和复杂，追溯理想主义的历史脉络、生活根基和思想渊源，刻画追求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受的思想磨砺和精神洗礼，从而把形象的每一个看得见的外表都化成眼睛和心灵的住所，“并且把它这样描绘出来，使每个人看了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巴尔扎克语）人们从这眼睛里就可以认识到内在的无限的心灵。这样，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脱离人“共时态”生存环境的“超人”，而是因为他们重塑自己的历程中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归属；艺术典型之所以成为艺术典型，也不因为他们的“高、大、全”，正在于他们所承担的矛盾，与他们本色的一致性。

我们的题材选择方式需要创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观念系统，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恩格斯语），“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普列汉诺夫语）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这样的五彩缤纷而又矛盾复杂。它不单是指人们思想理念的多元化，更深的矛盾在于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工业化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与乡村的急剧萎缩；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收入差别的不断拉大而带来的心理生态失衡；物质的富裕与人的道德的沉沦；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的下岗工人在城市这方相对狭小的空间里争夺生存的机遇。所有这些，都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视域。我们应该直面这些矛盾和冲突所造成的错位，调整自己的题材选

择视角，寻找走进生活的切入点，从而创作出充满人文关怀，温暖世界，塑造心灵，凝聚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我们的写作技巧也需要不断创新。文本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表达方式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言说的问题。作为一种话语系统，现实主义从来就不拒绝对于各种新的文学思潮，新的艺术话语的汲取和接纳。现实主义同样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寻找、创造和构筑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系统，实现内容和形式、境界与风格、形象与语言的新突破。只有这样，文学所彰显的理想主义才能获得坚实的艺术支撑，才能在创造对象的同时，“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马克思语）

（节选自拙作《文学：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回归与创新》，原载《新叶》2011年第1期）

目 录

引子：采访从呼唤爱开始.....	1
第一章 大雁亲过我的脸.....	17
第二章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42
第三章 上一道道坡下一道道梁	67
第四章 泪蛋蛋撒在沙蒿蒿林	90
第五章 漫天的花哟漫天的云	113
第六章 生活是一杯酒.....	138
第七章 细萝萝淘沙半萝萝金	161
第八章 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	184
尾声 过去未来共斟酌	255
后 记.....	265

引子：采访从呼唤爱开始

初春的阳光透出新生儿一样的鲜亮和娇嫩，轻轻穿过窗玻璃，淡淡地撒在奶油色的地板上，映出一个个耀眼的光点，瞅一眼，整个睫毛就在眼线处交织成一种懒庸的惬意；朦胧中，白云悠闲而又浪漫地飘过一片一片的身影——春！追着季节的呼唤，“大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地舞过咸阳湖春波潏潏的水面，在鳞次栉比的楼层间，在春眠未觉的千花百卉间，在闫杨街柳的枝头，涂抹它婀娜多彩的诗意。

这是 2010 年元宵节刚刚过去的周末，年气还没有最后散去，从小巷深处传来星星点点的鞭炮声——那是“寒随一夜去”的余波，是春“画角残声已报春”的鼓点，是让我们主人公贺咏梅泪花蓬蓬的挥之不去的牵萦。

此刻，来自无定河岸的陕北女人贺咏梅就坐在我的对面。薄施粉黛的面颊被融融春光漂染出这个年龄女人少有的白皙、滋润和丰盈。也许对于青春不再的眷恋，也许对接受我的采访怀了太多太复杂的心绪，也许是曾经的春花秋月于她心灵的底版上刻下了几多深深浅浅的感慨，就如这窗外的春天一样，虽说“惊蛰”将近，然而，“晓寒料峭尚欺人”并未远去，因而，那枝桠上的生命原初依然瑟缩地蜷伏在酣梦中一样，我还是透过她的眉宇，读出了一种无法掩饰的凄婉和憔悴。

我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她的额头，我试图透过她的忧郁和凄楚寻找我采访的切入点，甚至为我们今后漫长的交谈奠定一个基本的格调。

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是一个用岁月风雨铺展人生旅途，用智慧缔造事业辉煌的女企业家么？

是一个用如水柔情编织情爱的花环，用如花痴情追寻理想的多梦女子么？

是一个把爱给了这个世界上众多的人们，而品尝了人间辛酸苦辣的行者么？

眼前的贺咏梅，留给我太多的生命密语和心灵密码。

采访贺咏梅，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还是在去年“霜染丹枫寒林醉”的十月，有一天，与我有过多年翰墨交谊的张大姐乘着金风旋进了我的斗室。一杯南国红茶入口，她快人快语切入话题：

“有一个人，你想不想写？”

“谁呢？”我起身，给她的茶杯续上热水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要是值得。”

“她叫贺咏梅，一个从陕北无定河边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女人。”她呷一口热茶，眸子里溢出几分兴奋说：“绝对值得去写。”她用一个女人欣赏另一个女人的语流，粗笔大线地却是缓缓地勾勒了她心目中的贺咏梅。说她当年揣着 20 块钱，怎样地从无定河边的远村出发，越过茫茫的陕北高原，走进这座中国西部的历史名城；怎样地为追寻一份真挚的爱而苦苦地“寻寻觅觅”；怎样地凭借一双风霜磨砺的手，打造了拥有几百万元资产的企业；怎样地成为与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议论国家事务的政协委员。我的眼前于是就站立起一个披着塞上风尘，从无定河的浪花中走来，从陕北的黄土山道上走来，从槐林葱郁的山岭上走来，靠故乡山水赋予她的胆识和勇气，靠从父亲和母亲血液中传承的果断和大气，靠用日子的碎片积累的生命体验，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也属于她自己世界的身影。别的不说，

就她身单影只地走出大山，在这个拥挤的城市找到自己位置的传奇经历，就足以激活我那些军舰一样时刻等待召唤而时刻准备出征，奔向大海的艺术细胞；就足以点燃我创作的火苗，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十月去追寻一份文化的文学的芳草，去捡拾一份精神的英华。我几乎没有多少彷徨，就答应了她的邀请。那一刻，我甚至对于能够为即将完成一尊普通的却是时代的雕塑而心底蒸腾起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采访必须是深入的，构思必须是缜密的，文笔必须是流畅的，而视角必须是审美的。

然而，秋渐行渐远地脚步催落了枝头一片片金色的叶子，湖畔的红枫用酣醉的风姿染织万缕丹霞的日子，我的采访却踟蹰不前。张大姐打来电话说，咏梅病了，人在西安，一时半会回不来……

入冬第一场大雪踩着鼙鼓的浩荡降临在北国大地，来得如此的突兀和骤然，如此的迅捷和不期，如此的激荡和震撼。以致人们来不及在情感的调色板上抹去那一缕洒金的秋色，来不及整理行装，洒扫接纳她到来的门户。我不知道，上苍是要见证哪一对情爱躯体的海誓山盟，哪一幕痴情守望的海枯石烂？竟然让雷声做了这催动银色舞步的鼙鼓。也许，那久远年月，“冬雷震”在恋人心目中只在在天盟誓的“意象”中存在。是不是在后来人与自然漫长的依偎和唱和中，有过冬日的雷声真地击碎了“坚如磐石”的心灵之约，我没有去考证。然而，雷声在这个刚刚进入 11 月的子夜从秦岭山头滚过来了，送来入冬的第一场大雪。我想，在这样的日子，贺咏梅该回到古城来了吧！然而，没有。张大姐在电话里说，她近半年的身体一直不大好，住在西安的女儿家。她在古城的居室没有取暖设备，她今冬大概不会回来了。说贺咏梅一再地要她代她向我表示深切的歉意。说她和我不一样急切地期待着相遇在春天的暖风里，而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那些日

子，她正在为情所累，为情所苦，经历着比肉体痛苦更为让她心碎的情感折磨：

“我和西安离婚两年了，可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现在，清润女人贺咏梅以这样的话语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访谈。我并不为她的开场白感到任何的意外。事前张大姐已经告诉我，她和丈夫李西安夫妻13年，却因为一件不愉快偶然事情而在2008年的12月含“恨”分手。

“为什么呢？好好地怎么就分手了？”

“不为别的，就为女人的那么一点自尊，为我的付出在李氏族人那里得不到认可。”贺咏梅从包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泪眼，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2008年10月那个让她尴尬而又伤感的日子。她和李西安是半路夫妻。从两人结伢的那一天起，她就把绵柔的、深长的母爱给了李西安与前妻生的儿子李昭。那几多夜阑人静孩子梦中的目光爱抚；那雨里送伞，雪天送棉的几多奔波；那千里迢迢，军营探亲的几多颠簸；那儿子上军校前夜床头的母子话别，那一声声“妈呀！妈呀”的深情呼唤，那为儿子婚礼细微入理的操劳，从贺咏梅心头长出的是做女人、做母亲的幸福和温暖。

这是2008年10月15日凌晨，贺咏梅在自己的脑际最后一次检索了儿子婚礼筹备的各个环节——她是个一辈子追求完美的女人，她不愿意因为哪一个程序出了差错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何况这儿子牵着丈夫衣襟走进她生活的那一天，就超越血缘地和她有了一种生命的依偎呢？尽管她已经确认一切都是天衣无缝，周密祥致的；一切都是随人心愿，喜气盈盈的，可她此时却是没有了一丝的睡意。望着窗外的一弯晓月，漫天残星，她轻轻地抚摸酸困的肩膀，喘一口气，推了推身边的李西安说，你也想想，看娃的婚事还需要做些什么？西安

睁开惺忪睡眼，就读出了咏梅目光中含义：“放心！我已经给我哥说了，让他明天婚礼上代表家族讲话时，要特别强调你在这个家庭的贡献。”西安顿了顿，又补充说：“我也给婚礼司仪说了，让他在主持词中特别提到儿子对母亲的感恩。”

咏梅记得，前些日子，李西安说过，婚礼那天，他要向自己鞠三个躬，把所有的心语都写进弯腰的一瞬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鲜活如初的舒坦。

咏梅腼腆地笑了：“谁问你这个了，我是说娃的婚礼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这就是女人，她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她的出口的措辞总是表现出某种精巧的错位，她们总是善于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去探寻自己在男人情爱天平上的重量。现在，李西安一番情深肠热的话语，就像前些日子落在草丛中的秋雨，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润湿了咏梅的心扉。躺在丈夫身边，她憧憬着婚礼上至爱亲朋们感佩的掌声，期待着披红挂彩的儿子儿媳感恩的目光。她没有太高的祈愿，就图个在别人眼里，她是比李昭的亲娘还要亲的娘。

“可谁知道，事情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呢？”从贺咏梅的鼻翼间传出断续的“歔歔”，那一双沧桑的眸子眼看着又红了：“唉！”似乎只有这简单的却是包含了复杂成分的感喟才能驱除她心中的郁闷：“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第二天的婚礼上，从西安的大哥到婚礼司仪，没有一个人提到贺咏梅的名字。你不提我的名字也罢，你总该肯定我在这个家庭的贡献呀。可是，没有……”

“婚礼宴席很丰盛，可我一口也没有吃。”贺咏梅说：“那一刻，我的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离开婚礼现场的。在女儿家里，我的委屈，我的伤感，我的郁闷，都化为决堤的泪水，淅沥哗啦地流。”

“杨老师！你说说，我辛辛苦苦一场，倒落了个什么呢？”贺咏梅泪眼婆娑地望着我说：“整整两个多月，我不敢想起那令人心碎的一幕，一想起来胸口就堵得慌。”

“那么，李西安呢？他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他把他哥和司仪的失误一身子背了。一再说在他的心里，我把一切给了他和儿子。说是对不起我，可我心里疙瘩就是解不开……”

这是一个无雪的冬天。太阳每天从渭河水面蹒跚升起，懒洋洋地照着久旱的大地，迈着迟滞的步子，走过灰蒙蒙的天空，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然而，贺咏梅与李西安的情感却遭遇了冰川季节。雪！在他们眉宇间飘飘洒洒，落进冰冷的心湖，结成化不开的冰凌。咏梅痛苦，李西安在儿子的婚礼之后，就患了喉咙息肉，说话都困难，她陪他到医院做手术，忙的时候，心底的创伤就渐渐地淡去，可不能静下来，一静下来，那扯不断，放不下的千重烦恼就涌到了胸口，就胸闷，就气短，就忍不住想发脾气；咏梅彷徨，她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出10月的阴影，去重新续写未来的日子；咏梅困惑，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斩断绵延了十几年的耳鬓厮磨……

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这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说不清的千般滋味。

捂着胸口疼了两个月，在情感的纠结中徘徊了两个月，苦泪在柔肠里流淌了两个月。眼看着墙上的日历只剩下薄薄的几页，而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地敲打着她的心扉。咏梅感觉自己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忘掉所有的不快，硬着头皮，回到曾经给她留下苦涩记忆的陈良村，腆着笑脸面对让她伤心了一个冬天的大哥；洒扫庭除